

乘着梦的翅膀

(自序)

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穴位,一个让我回归真实和本性的穴位,是我精心珍藏的压箱底儿的如同“嫁妆”一样的东西。多年来,就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新郎,我的心里都是踏实的,生活中我也就多了一份憧憬,日子就多了一个企盼,所以,文学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我追求了几十年不曾放弃,但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是一团迷雾,它在我的生活中飘忽不定,我只是摸到了她的一缕头发,只让我感觉到她的神秘和美丽,就像抓到了一片云,想看清她的模样,一松手她却飘得无影无踪。

我总觉得喜欢写作的人,他们的心理结构可能是与常人不大一样,不然为什么是你而不是他喜欢上了写作?对于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我的解释也只能是这样。我没下过乡,没扛过枪,生在油田,长在大庆,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生活经历简单。但是我也觉得,对于创作来说,一个人生活经历的丰富固然重要,心路历程的坎坷也不容忽视。

我产生想写点什么的念头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傍晚冒出来的,大约是在25年前,我当时正在供电公司星火变电所当变电工,每次接四点班后(下午四点上班半夜十二点下班),看到上白

班的人都往车站赶,急着回家,所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上夜班的。食堂里静悄悄的,我坐在控制室里听着电流从控制盘上通过时发出的“吱吱”声,有点像人的耳鸣声,窗外的落日无声无息地向我们告别。这时,孤独感好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很多年以后,我忽然觉得许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是无中生有的。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坐在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里,我会通宵达旦地想事儿。我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想得复杂了,我会捕风捉影般地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事情连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或不完整的故事,我会把本来就不存在的事情想得鼻子有眼,跟真事儿似的。想着想着我就会自己笑出声来。在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世界里徜徉感到无比的惬意。好像也是在一个黄昏,我第一次把那些想法倾吐到纸上,从此,这些文字就像变电所开关场里的杂草一样,一丛一丛地疯长。

我时常分不清是梦还是醒,有时在梦里看到过的情景也会真的在现实中出现,现实中经历过的事情也会在梦里看到。像我这样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在变电所那样要害的岗位上工作,每天穿行在十几万伏高压设备之间,是多么的不合适。可能是从我人身安全的角度考虑,公司领导就送我上了大学(成人大学)。

我梦想当作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迷恋语言,迷恋把本来一些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起来后生成的宁静以及由它产生的带有诱导性的神秘气息。这是一种形式。在我看来,形式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有时即是内容。

那是一种飞翔的感觉。

我仿佛乘着梦的翅膀,不知道它们将把我带到哪里,一切都是未知的,包括路上会遇到什么人,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我会寻着那迷人的气息去探险。我只需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从我的指尖钻出,拥挤在键盘上,快活地跳跃着、吵闹着。我飞快地敲击着,一个都不少地把它们统统收录电脑之中。

写作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它使我有机会为自己

创造一个世界,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之所以乐此不疲,是因为我想把自己的理想放到这个想象的或者虚拟的世界中去实现。这个世界就像旧时家里的阁楼,我可以随时出入,是我自由的王国。

我梦想当作家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有话要说。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出生在油田,这就界定了我成长的环境。那种黑色的、泛着墨绿色光亮、冬天呈固体膏状,夏天呈液体糊状的东西,深深地植入了我童年的记忆。

听母亲说,我出生的前一个小时,她还在卸原油,把大块大块的原油从马车上卸到我家门前的油池子里,用来烧火、做饭、取暖。姥姥切下一大块原油,添到炕洞子里,只扔一根火柴就着了。妈妈在炕上生我,姥姥在地上烧原油。风抽得火“呼哧呼哧”的。炕烧热了,屋里也满是烟了。就在这时,我“哇”地一声出世了。我吸进的第一口空气就是带着油味儿的(怪不得我长大以后特别愿意闻石油味)。

我的童年是在到处都是原油的环境里度过的,哪个孩子不经常因为身上蹭了原油而挨打,小孩打架也经常动用原油,比如往别人课桌上抹原油,还有两个学生打架,一方把另一方扔进了油坑。所以,石油在我的童年里经常扮演着令人厌恶的角色。那时我还看不到石油与我人生的关系。等我长大,成为一名油田的职工时,我才明白我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了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盛产着石油,我们的衣食住行一切都来自于石油。当有一天有人说石油不是无穷无尽的,它会有枯竭的一天时,我们的内心就慌乱、就失落、就空虚。这时,石油就不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了,我对石油的理解和认识第一次上升到了理性,同时,还伴随着对石油深深的眷恋之情。

因此,在我的文学梦里,石油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故事、一种景象、一种情绪、一个情结。尽管我总觉得它们不够抒情、不够好看,太阳刚、太生硬,不适合女性写作者驾驭,但我却无论如何也

躲不过它们，它们隐藏在各个角落，无论云游哪方，它们都会突然冒出来，有时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左右逢源，有时也会束缚了我的翅膀，充当令人扫兴的角色。它们构成了我想象的基础和原型。我总想表达石油对于石油人或者是石油人对于石油的意义，它意味着热情、奉献、忍耐、企盼、财富甚至还有背叛……

我们的油田已经不再是我童年时期的小油村了，她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了，大街小巷再也看不到到处流淌的石油了，我的孩子还是在石油博物院里知道了石油的模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伴着石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石油不再是一种物质，它的精神已经根植、遗传给了我们的生命。

我的生命因了石油而有意义、因了文学的梦想而富有色彩。

目 录

自序:《乘着梦的翅膀》/ 1

● 多年以前 / 1

- | | |
|----------------------|------------------|
| 留守时代 / 3 | 跟着牛 / 9 |
| 星火村 / 10 | 在油田长大 / 14 |
| 爸爸是个老会战 / 16 | 样板村 / 20 |
| 挤交通车 / 24 | 老展览馆院里的沙果树林 / 28 |
| 李老师 / 30 | 我的同学徐丽雅 / 34 |
| 上海娃子 / 42 | 我的“星火” / 46 |
| 西油库情结 / 50 | 喇嘛甸风景 / 54 |
| “二号院”——石油人的布达拉宫 / 59 | |
| 家有“铁人” / 61 | 龙岗,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 63 |

● 挚情一刻 / 65

- | | |
|--------------------|-------------|
| 我陪父亲回家乡 / 67 | 记忆丢失 / 80 |
| 想起我姥 / 88 | 说说我爸 / 90 |
| 致儿子十八岁 / 93 | 胖墩大雄 / 96 |
| 母亲节的三朵康乃馨 / 98 | |
| 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伴儿 / 100 | |
| 与丈夫过情人节 / 102 | 蟑螂的克星 / 104 |



目 录

- 我和我的妹妹刘晶 / 107 杨秀霞、张玉秀和我 / 113
天堂里你还写诗吗 / 119 许俊德印象 / 124
新世纪的曙光照耀“百乐门” / 127
新疆的葡萄熟了吗? / 128

● 心灵之舞 / 131

- 铁人,最有激情的人 / 133 一群石油圣徒的雕像 / 135
大庆牌女人 / 139 天安门前看升旗 / 142
写作给了我什么 / 145 宣 誓 / 148
爱情至死 / 150 关于写作的状态 / 155
爱情的性别指向 / 157 女人过了三十五 / 159
看 鬼 / 160 服装是一种语言 / 162
蔬菜爱情 / 165 游杜蒙湿地 / 166
亲历“战火” / 168

● 人间烟火 / 169

- 喜欢做饭 / 171 过日子 / 172
分 娩 / 175 啃骨头 / 180
遭遇扒手 / 181 在虚拟世界里徜徉 / 183
帮丈夫戒烟 / 184 坐火车出去旅行吧 / 186



我的瘦身秘笈 / 187

美容推销员丽丽是如何取得我的信任的 / 190

常回家看看吧 / 193 布拉格维申斯克之夜 / 194

寻 找 / 198

● 音而乐之 / 207

看哈农库特指挥 / 209

家有琴童 / 213

黄金周里的音乐生活 / 219

陪考日记 / 225

不见面的老师 / 231

想 飞 / 236

琴之默契 / 243

倾听王永桦 / 211

远古之声 / 217

记一次学琴 / 221

钢琴之梦 / 228

隔墙有耳 / 233

钢琴教师 / 237

● 附：朋友眼中的刘莉 / 245

叶子，碧绿在文学之树(李学恒) / 245

臆想世界与童年情结——刘莉作品解读(许俊德) / 251

刘莉的甘蔗(唐元峰) / 259

● 后 记 / 264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多
年
以
前



留守时代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75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包尔吉村小学十三间教室和两个教研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师生都跑到大队礼堂门前的广场上，女教师们寻找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喊着他们的爸爸。包尔吉村的男人们这一天“下辽”，就是到辽河边的一个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这一时刻，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的脸上洋溢着悲壮和激动的表情。

我爸也是“下辽”大军中的一员。那天我看见他用扁平的行李绳把被褥捆得像块豆腐，豆腐上还坐着一个大旅行包，那军绿色的带子在胸前打了个大“×”，爸就被五花大绑起来了。我总觉得爸爸不是去参加石油会战，而是被押送到什么地方去，脑子里就蹦出了“流放”这个词。于是在爸爸最后依次抚摸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头时，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人群里的情绪像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云层，终于在雷声滚过之后降下了倾盆大雨。女人们含混不清地诉说着什么，男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拥抱或者亲吻女人的欲望转嫁给了他们的孩子。爸爸的硬胡楂依次在我们的脸上蹭一下，当蹭到我只有一岁的弟弟的时候，妈妈抱起了他，爸爸就在妈妈的怀里完成了这最后一蹭。

爸爸们开始往身后排列整齐的大卡车上爬了。他们蹬着齐胸高的车轱辘，三下五除二就爬上了车，车上和车下连到了一

起，像排成一线的蚂蚁连绵不断地往上涌着。这时我听到我的同桌徐大庆他妈一声惨叫，寻声望去，只见她抱着徐大庆他爸的腰，确切地说是扯着他的行李，哭着喊着似乎要阻止徐大庆他爸上车。全村老少的视线都被她吸引过去了，看着这个被誉为本村一枝花的女人此时的失态。徐大庆他爸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使劲地推她，可她像个“贴树皮”一样怎么也抖不掉，徐大庆他爸就瞪起了眼睛，趁女人注意力分散的一刹那抽身蹿上了车。

十辆大卡车把包尔吉村小学 200 多名学生的爸全拉走了。女人和孩子们像一盘散沙似的不欢而散，离开广场。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围着徐大庆他妈，其中一个用指甲掐她的人中。徐大庆不停地推着他妈的肩膀喊，妈，妈，你醒醒！你醒醒……

爸爸不在的日子，妈妈总是心浮气躁。她那时是个小学教师，每天晚上要批改许多作业，再加上四个孩子拖累她，所以她整天像是谁惹着她了似的。作为家里的长女，我自然成了妈妈的“出气筒”。在妈的教训下，我几乎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买粮、洗衣、铲原油、做饭、哄孩子……13 岁的我，是从一个未成年人的角度体会到了“孤儿寡母”这个词的含义。

爸爸走的时候把他挑水的扁担移交给了我。摆在我们家炉灶旁边的那口大缸好像是我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齐到我脖子那儿，我得用那两只小“为哒罗”挑 13 趟才能把它灌满。在妈妈无端的指责声中，有时候我真的很绝望，甚至想到哪一天跳进大缸溺死算了。

我跟徐大庆的事大概就是因为总帮他挑水开始的。那时学校风传我和徐大庆好上了，当时我死不承认，现在想一想，那时我对徐大庆确实有一种依赖感，那算不算是我的初恋呢？如果不算，徐大庆知道了一定很伤心。

徐大庆他家距我家只隔一栋房，爸爸走的那年，我们是包

尔吉村小学五年三班的同学，且是同桌。因为他是全校出名的淘气包，学习倒数前几名，才有幸和我这样的好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徐大庆的确很坏，他曾经把一只死老鼠放到我的书包里，让我在课堂上当众出丑。那时我不认为这是恶作剧，所以我记恨了他，有几天对他的仇恨达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一想到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学习，就恨不得把桌子砍成两半，桌子上的分界线就是那时刻上去的。

也许徐大庆是想和我缓和关系，还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我一去水房挑水，他也去。一开始时，我们谁也不理谁。到后来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同意他帮我挑水，这个过程大概也很简单，简单得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了。再到后来，我们家的那口缸好像与我没关系了，完全由徐大庆承包了下来。也就是在这时，有关我和徐大庆的谣言在同学们之间流传开来了。

徐大庆帮我挑水的目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他看着我的脸用试探的口气说：“哎，跟你说件事行不？”我说：“你说呗。”他说：“今晚上大队放电影……”我抢过话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说今晚你别去看了呗。”我说：“那去干啥？”“到学校操场后面的树林里跟你说点儿事。”我警觉地看着他：“那现在不能说啊，非得到树林去说。”我的话切中了要害，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哎呀，我都帮你挑水了……”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以后不用你帮我了。”那天晚上我和同学带着板凳依然去看了电影，徐大庆去没去树林我就知道了，可徐大庆却仍然是帮我挑水，不过以后他再也没提那件事。

徐大庆只有一个哥哥，也许是他家没有女孩，徐大庆他妈特别喜欢我。他妈姓华，人们都叫她华子，我叫她华姨。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觉得只有长得像华姨那样才能算得上是漂亮的女人。听大人们说，华姨是西北人，家在玉门油田附近。徐大庆他爸是辽宁人，是从部队转业到玉门油田的，当时虽然快

30岁了，却还是光棍一条。他看上了当地农民的女儿华子，华子就嫁给了这个大她一旬的男人。徐大庆他哥就是在玉门生的，所以取名叫徐玉门，徐大庆当然就是在大庆生的了，所以才叫徐大庆。

徐玉门不到两岁的时候，他爸所在的大队整体搬家从大西北迁到了大东北，就是现在的大庆油田。当时作业环境及其恶劣，茫茫荒原上看不见一个女人，这种地方男人都无处安身，何况妇女和儿童。华子苦苦等了三年，1962年一开春终于和丈夫团聚了。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徐大庆。

华子在老家时学了几天妇产科，来油田以后，家属管理站就让她到卫生所专管接生。华子长得美，尽管已人到中年，但风韵犹存，在包尔吉村的妇女群里格外出众。

听徐大庆说，他爸走了以后，他妈常常在夜里哭。徐大庆有时还问我：“你妈想不想你爸？”我说不想，他说：“我妈可真想我爸。”他说他妈挺倒霉的，在西北的时候，他爸到了东北，他妈等了三年，到了东北以后，他爸又“下辽”了，还不知要等上几年。徐大庆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像个大人。

从那时起，华姨在我眼里不光是个漂亮女人，我还多少有些同情她。即使后来村子里有一天男女老少突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她和大队留守处老张“搞破鞋”的事，我对她的印象也没有改变。

那是一天中午，我妈让我去买酱油，远远的我看到商店的院子里有好多人在围着一根装有变压器的电线杆。我以为是有人触电，赶快跑去看热闹。挤到人群里，我看到装变压器的铁架子上挂了一只鞋，那是一只咖啡色的翻毛鞋，没有鞋带，瘪瘪塌塌、龇牙咧嘴的，样子十分丑恶。从那以后不论在哪儿见到旧鞋，包括自己穿旧的鞋，我都会立即想起这只鞋。鞋下面贴着一张小字报，上面写着徐大庆他妈和老张的名字。我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可弄不明白事情和这只丑陋的破鞋有什么关

系，到现在也不明白。

也许是因为华姨喜欢我，或者我喜欢华姨，再或者是因为徐大庆喜欢我，或者我喜欢徐大庆，反正当时我觉得这事就是我们家的事。于是我调头跑回家，先通知我妈。我妈惊讶地看着我，说：“华子？不会的，她不会……”

我又跑到徐大庆家，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杀气腾腾地冲出房门，一路上骂着脏话。人群自动给他闪开了一条道，他扯下那只破鞋，举在手里，疯狂地要“操人们的妈”，然后他把那只鞋朝电线杆上错综复杂的电线上扔过去。顿时火花四射，人们吓得抱头鼠窜，纷纷逃离。

从那以后，徐大庆总是躲着我，再也没有帮我挑水。

爸爸“下辽”的那会儿，我们还住着干打垒的土房，这种房子每年秋天都得用泥和着羊草抹一遍，以免冬天透风。眼下抹房子的时候到了，可男人们到春节才能回来，于是女人们开始和大泥了，孩子们帮着妈妈干，用手用脚个个都成了泥猴，他们爬高上梯，挥动泥抹子，成了包尔吉村秋季的一道风景。

华姨此时已经不能干这种力气活了，她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只能给她的两个儿子打打小工。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华姨好像变成了一个哑巴，见到我也不理我了。

刚进了腊月，村子里就风传，“下辽”的男人们就要回来了，那个油田没有开采价值，所有的人都要撤回来。

我看见徐大庆穿上了新衣服。

果然有回来的了，并且验证了传闻是真的。我爸就是第一批回来的。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们睁开眼睛，发现地上有一大堆东西，敞开的旅行包里是黄灿灿的香水梨。我们连忙喊爸，妈从小屋出来，脸上抑制不住的高兴：“别喊了，你爸挑水去了，马上就回来。”我们姐弟四个高兴得都快上房了。弟弟跑到外面，看到同学就问：“我爸再也不‘下辽’了，你爸呢？”“我爸也不去了，再也不‘下辽’了！”回答的人这样说。

同学们上学的时候在书包里带香水梨的人越来越多，孩子们互相品尝着爸爸们“下辽”带回来的这种又甜又酸的水果。

我的同桌徐大庆却一直没有香水梨，他的脸也一天天地拉长。我就说：“你爸肯定是最后一批回来，说不定还会带回更多的好吃的呐。”可是最后一批人回来了，徐大庆他爸却还是没有回来。

原来，徐大庆他爸在一次指挥吊运野营房时，吊钩断裂，被砸在下面，当场就牺牲了！

回来的人谁也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华姨。

那天早晨，徐大庆没来上课。我想给徐大庆送几个香水梨去。

他家有好多的人，我挤进去，看见华姨靠着被垛，肚子大得好像个大发面盆。她眼神直直的，反倒不像送徐大庆他爸走的时候那样哭了。徐大庆趴在他妈的腿上，喊着爸呀爸呀……人们把他拉开，几个妇女坐在华姨的旁边，说：“你哭吧，华子啊，你哭吧……”

徐大庆他妈哭不出来，人们就掐她的人中，徐大庆又喊：“妈！妈！你醒醒！你醒醒啊！……”

徐大庆他妈醒了，说她肚子疼。

就在那天，徐大庆的弟弟出生了，取名叫徐辽河。

（此文获中国第四届石油文化大赛文学专项散文二等奖，发表于《地火》2003年第四期）

跟着牛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小学生在寒假里平均要捡100斤粪。我们村有1500多名学生。我之所以对捡粪有这么深刻的记忆，是因为捡粪使本应快乐的寒假变得让人忧愁。

到哪去捡这100斤粪呢？那时在我的眼里粪绝不是令人作呕的东西，我做梦都想捡到它，所以那时我经常低头走路，不要以为我想捡钱，我是在寻找粪。一旦发现了粪，算了，还是不要叙述我捡它们的方式了，因为这有不文明之嫌，反正我是不用借助任何工具。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看来大粪是能 and 金钱等同的东西，这和有人把金钱视为粪土是一个道理。

我捡粪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早晨三四点钟起床，提着粪筐在村子里“扫荡”昨夜一些不讲文明之人随地大小便留下的证据，一般在房山头或窗下居多。谁起得早谁的收获就大。另外一个捡粪的方法是到野外专门捡牛粪，因牛粪个儿大分量重，是粪中的上品，所以我们都把牛粪叫做“牛花卷”。能捡来牛粪的一般都是高年级的男生，因为他们敢往远处走，有时一走就是一天，回来时捡到的“牛花卷”得用麻袋装，他们交粪的时候也往往能赢得女生艳羡的目光。我也曾经羡慕过他们，所以我也曾到大野地捡过“牛花卷”。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一起搭伴捡牛粪，来到村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群牛，却发现牛群后面还跟着一群人，都是捡粪

的学生，数量不少于牛。为了防止同学们因抢粪而打架，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类似现在的承包，即每人分得一头牛，只准捡属于自己的牛拉出的“花卷”。所以雪野上立即出现了一幅一人一牛人随牛后的井然有序的场面。我之所以对捡粪忧愁，是因为我分得的那头牛在一个上午一个“花卷”都没有产出来，我可怜巴巴地跟在它的屁股后面盼望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可是那头光吃不拉可恶之极的牛啊，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特别是当我看到别的牛如同造粪机器似的不停地产出，再看跟在牛后面的人那才真叫“牛”。那个上午，这头不拉屎的牛带着我在无边的雪地上漫游，使我有机会产生了对人生的第一次感伤，哎！当初如果选中了一头好牛，我将度过一个多么快乐的上午，然而我却跟错了牛。那天我俨然一位哲学家，对自己的际遇产生了悲悯之情。

多年以后，我又有了很多次选择“牛”的机会，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选错了。我发现，选对了的时候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快乐，因为选对一头牛不过就是得到了一筐粪而已。

星 火 村

小的时候，我家曾住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因为只有九栋干打垒房子，“九栋房”便是村名了。可后来不知为什么改成“星火村”了。

那时没有托儿所，母亲上班走了，怕我在外边瞎跑，就把